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标准》推荐书目

语文新课标必读二

喻世名言

冯梦龙 原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语文新课标必读

喻世名言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喻世名言 / 刘广星主编.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9

(语文新课标必读. 第2集)

ISBN978-7-204-09715-9

I. 喻… II. 刘… III. 语文课 - 中小学 - 课外读物
IV. I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2755 号

语文新课标必读(二)

编 者: 刘广星

责任编辑: 那 顺

封面设计: 华诚图文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武汉华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3.75

印 数: 1-10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978 - 7 - 204 - 09715 - 9/G · 2815

定 价: 200.00 元 (全 20 册)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目 录

卷之一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7
卷之二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37
卷之三	葛令公生遭弄珠儿	58
卷之四	羊角哀舍命全交	65
卷之五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	69
卷之六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77
卷之七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87
卷之八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108
卷之九	杨八老越国奇逢	114
卷之十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127
卷之十一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140
卷之十二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146
卷之十三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157
卷之十四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170
卷之十五	任孝子烈性为神	178



语文新课标必读

喻世名言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喻世名言 / 刘广星主编.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9

(语文新课标必读. 第2集)

ISBN978-7-204-09715-9

I. 喻… II. 刘… III. 语文课 - 中小学 - 课外读物
IV. I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2755 号

语文新课标必读(二)

编 者: 刘广星

责任编辑: 那 顺

封面设计: 华诚图文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武汉华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3.75

印 数: 1-10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978-7-204-09715-9/G · 2815

定 价: 200.00 元 (全 20 册)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导 读

本书系丛书系列之一《喻世名言》。《喻世名言》是明代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三言”中的第一部，原名《古今小说》。它同《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一起，合称“三言”，是冯梦龙经过去芜取菁后遴选、编纂而成的宋元明话本小说总集，历来被誉为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宝库。

本丛书从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实际认知能力出发，对原著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删节和整合，力图把原著中最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部分呈现给大家。在改写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不尽完美之处，望广大读者朋友能诚心指出，以便我们进一步提高编著水平。



作者小传

冯梦龙（1574 ~ 1646），字犹龙，别号墨憨子、龙于犹，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少有才气，长大通经史，善诗文，但科举不得意，崇祯中补了一名贡生，曾任福建寿宁知县。清兵入关时，参加过抗清活动。明王朝覆亡，他在故乡忧愤而死。冯梦龙具有进步的文学观点，以其对小说、戏曲、民歌、笑话等通俗文学的创作、搜集、整理、编辑，为我国文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代表作品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

还有《新列国志》、《增补三遂平妖传》等著作。

作品简介

《喻世名言》所收作品题材广泛，描绘了城市市民生活的真实面貌，体现了市民阶层的思想、愿望和道德标准。其内容大致包括几个部分：一、赞扬忠贞爱情、谴责忘恩负义；二、揭露官场黑暗；三、反映敌寇入侵和百姓痛苦；此外，还有歌颂舍生为友，以及描写神仙佛道等。书中故事情节离奇曲折，人物个性鲜明，充满情趣。其中，最优秀的作品首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它通过蒋兴哥与王三巧夫妻悲欢离合的经历，表现了当时商人家庭的男女关系，反映出新兴市民思想与传统伦理道德的冲突，突出了感情与贞节观念的对立。



目 录

卷之一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7
卷之二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37
卷之三	葛令公生遣弄珠儿	58
卷之四	羊角哀舍命全交	65
卷之五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	69
卷之六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77
卷之七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87
卷之八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108
卷之九	杨八老越国奇逢	114
卷之十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127
卷之十一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140
卷之十二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146
卷之十三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157
卷之十四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170
卷之十五	任孝子烈性为神	178



卷之一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仕至千钟非贵，年过七十常稀，浮名身后有谁知？万事空花游戏。休逞少年狂荡，莫贪花酒便宜。脱离烦恼是和非，随分安闲得意。

这首词名为《西江月》，是劝人安分守己，随缘作乐，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求快活时非快活，得便宜处失便宜。说起那四字中，总到不得那“色”字利害。眼是情媒，心为欲种，起手时，牵肠挂肚；过后去，丧魄销魂。假如墙花路柳，偶然适兴，无损于事。若是生心设计，败俗伤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

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

看官，则今日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可见果报不爽，好叫少年子弟做个榜样。

话中单表一人，姓蒋名德，小字兴哥，乃湖广襄阳府枣阳县人氏。父亲叫做蒋世泽，从小走熟广东，做客买卖。因为丧了妻房罗氏，止遗下这兴哥，年方九岁，别无男女。这蒋世泽割舍不下，又绝不得广东的衣食道路，千思百计，无可奈何，只得带那九岁的孩子同行做伴，就叫他学些乖巧。这孩子虽则年小，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行步端庄，言辞敏捷。聪明赛过读书家，伶俐不输长大汉。人人唤做粉孩儿，个个羡他无价宝。蒋世泽怕人妒忌，一路上不说是嫡亲儿子，只说是内侄罗



小官人。原来罗家也是走广东的，蒋家只走得一代，罗家到走过三代了。那边客店牙行，都与罗家世代相识，如自己亲眷一般。这蒋世泽做客，起头也还是丈人罗公领他走起的。因罗家近来屡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好几年不曾走动。这些客店牙行见了蒋世泽，哪一遍不动问罗家消息，好生牵挂。今番见蒋世泽带个孩子到来，问知是罗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应对聪明，想着他祖父三辈交情，如今又是第四辈了，哪一个不欢喜！

闲话休题。却说蒋兴哥跟随父亲做客，走了几遍，学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会，父亲也喜不自胜。何期到一十七岁上，父亲一病身亡，且喜刚在家中，还不做客途之鬼。兴哥哭了一场，免不得揩干泪眼，整理大事。殓殓之外，做些功德超度，自不必说。七七四十九日内，内外宗亲，都来吊孝。

本县有个王公，正是兴哥的新岳丈，也来上门祭奠，少不得蒋门亲戚陪侍叙话。中间说起兴哥少年老成，这般大事，亏他独力支持，因话随话间，就有人撺掇道：“王老亲翁，如今令爱也长成了，何不乘凶完配，叫他夫妇作伴，也好过日。”王公未肯应承，当日相别去了。众亲戚等安葬事毕，又去撺掇兴哥，兴哥初时也不肯，却被撺掇了几番，自想孤身无伴，只得应允。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说，王公只是推辞，说道：“我家也要备些薄薄妆奁，一时如何来得？况且孝未期年，于礼有碍，便要成亲，且待小祥之后再议。”媒人回话，兴哥见他说得正理，也不相强。

光阴如箭，不觉周年已到。兴哥祭过了父亲灵位，换去粗麻衣服，再央媒人王家去说，方才依允。不隔几日，六礼完备，娶了新妇进门。有《西江月》为证：

孝幕翻成红幕，色衣换去麻衣。画楼结彩烛光辉，和奁花





筵齐备。那美妆奁富盛，难求丽色娇妻。今宵云雨足欢娱，来日人称恭喜。

说这新妇是王公最幼之女，小名唤做三大儿；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又唤做三巧儿。王公先前嫁过的两个女儿，都是出色标致的。枣阳县中，人人称羨，造出四句口号，道是：天下妇人多，王家美色寡。有人娶着他，胜似为驸马。常言道：“做买卖不着，只一时；讨老婆不着，是一世。”若干官宦大户人家，单拣门户相当，或是贪他嫁资丰厚，不分皂白，定了亲事。后来娶下一房奇丑的媳妇，十亲九眷面前，出来相见，做公婆的好没意思。又且丈夫心下不喜，未免私房走野。偏是丑妇极会管老公，若是一般见识的，便要反目；若是顾惜体面，让他一两遍，他就做大起来。有此数般不妙，所以蒋世泽闻知王公惯生得好女儿，从小便送过财礼，定下他幼女与儿子为婚。今日娶过门来，果然娇姿艳质，说起来，比他两个姐儿加倍标致。正是：

9

吴宫西子不如，楚国南威难赛。若比水月观音，一样烧香礼拜。



蒋兴哥人才本自齐整，又娶得这房美色的浑家，分明是一对玉人，良工琢就，男欢女爱，比别个夫妻更胜十分。三朝之后，依先换了些浅色衣服，只推制中，不与外事，专在楼上与浑家成双捉对，朝暮取乐，真个行坐不离，梦魂做伴。自古苦日难熬，欢时易过，暑往寒来，早已孝服完满，起灵除孝，不在话下。

兴哥一日间想起父亲存日广东生理，如今担阁三年有余了，那边还放下许多客帐，不曾取得。夜间与浑家商议，欲要去走一道。浑家初时也答应道该去，后来说到许多路程，恩爱夫妻，何忍分离？不觉两泪交流。兴哥也自割舍不得，两下凄惨一场，又丢开了。如此已非一次。光阴荏冉，不觉又挨过了



二年。那时兴哥决意要行，瞒过了浑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拣了个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对浑家说知，道：“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行衣食道路？如今这二月天气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时？”浑家料是留他不住了，只得问道：“丈夫此去几时可回？”兴哥道：“我这番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年便回，宁可第二遍多去几时罢了。”浑家指着楼前一棵椿树道：“明年此树发芽，便盼着官人回也。”说罢，泪下如雨。兴哥把衣袖替他揩拭，不觉自己眼泪也挂下来。两下里怨离惜别，分外恩情，一言难尽。到第五日，夫妇两个啼啼哭哭，说了一夜的说话，索性不睡了。五更时分，兴哥便起身收拾，将祖遗下的珍珠细软，都交付与浑家收管。自己只带得本钱银两、账目底本及随身衣服、铺陈之类，又有预备下送礼的人事，都装叠得停当。原有两房家人，只带一个后生些的去，留一个老成的在家，听浑家使唤，买办日用。两个婆娘，专管厨下。又有两个丫头，一个叫晴云，一个叫暖雪，专在楼中伏待，不许远离。吩咐停当了，对浑家说道：“娘子耐心度日。地方轻薄子弟不少，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门前窥瞰，招风揽火。”浑家道：“官人放心，早去早回。”两下掩泪而别。正是：

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

兴哥上路，心中只想着浑家，整日的不瞅不睬。不一日，到了广东地方，下了客店。这伙旧时相识，都来会面，兴哥送了些人事。排家的治酒接风，一连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闲。兴哥在家时，原是淘虚了的身子，一路受些劳碌，到此未免饮食不节，得了个疟疾，一夏不好，秋间转成水痢。每日请医切脉，服药调治，直延到秋尽，方得安痊，把买卖都担搁了，眼见得一年回去不成。正是：



只为蝇头微利，抛却鸳被良缘。

兴哥虽然想家，到得日久，索性把念头放慢了。

不题兴哥做客之事。且说这里浑家王三巧儿，自从那日丈夫吩咐了，果然数月之内，目不窥户，足不下楼。光阴似箭，不觉残年将尽，家家户户，闹轰轰的暖火盆，放爆竹，吃合家欢耍子。三巧儿触景伤情，思想丈夫，这一夜好生凄楚！正合古人的四句诗，道是：

腊尽愁难尽，春归人未归。朝来嗔寂寞，不肯试新衣。

明日正月初一日，是个岁朝。晴云、暖雪两个丫头，一力劝主母在前楼去看看街坊景象。原来蒋家住宅前后通连的两带楼房，第一带临着大街，第二带方做卧室，三巧儿间常只在第二带中坐卧。这一日被丫头们撺掇不过，只得从边厢里走过前楼，吩咐推开窗子，把帘儿放下，三口儿在帘内观看。这日街坊上好不闹杂！三巧儿道：“多少东行西走的人，偏设个卖卦先生在内！若有时，唤他来卜问官人消息也好。”晴云道：“今日是岁朝，人人要闲耍的，那个出来卖卦？”暖雪叫道：“娘！限在我两个身上，五日内包唤一个来占卦便了。”

到初四日早饭过后，暖雪下楼小解，忽听得街上当当的敲响。响的这件东西，唤做“报君知”，是瞎子卖卦的行头。暖雪等不及解完，慌忙检了裤腰，跑出门外，叫住了瞎先生。拨转脚头，一口气跑上楼来，报知主母。三巧儿吩咐，唤在楼下坐启内坐着，讨他课钱。通陈过了，走下楼梯，听他剖断。那瞎先生占成一卦，问是何用。那时厨下两个婆娘，听得热闹，也都跑将来了，替主母传语道：“这卦是问行人的。”瞎先生道：“可是妻问夫么？”婆娘道：“正是。”先生道：“青龙治世，财爻发动。若是妻问夫，行人在半途，金帛千箱有，风波一点无。青





龙属木，木旺于春，立春前后，已动身了。月尽月初，必然回家，更兼十分财采。”三巧儿叫买办的，把三分银子打发他去，欢天喜地上楼去了。真所谓“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大凡人不做指望，到也不在心上；一做指望，便痴心妄想，时刻难过。三巧儿只为信了卖卦先生之语，一心只想丈夫回来，从此时常走向前楼，在帘内东张西望。直到二月初旬，椿树抽芽，不见些儿动静。三巧儿思想丈夫临行之约，愈加心慌，一日几遍，向外探望。也是合当有事，遇着这个俊俏后生。正是：

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这个俊俏后生是谁？原来不是本地，是徽州新安县人氏，姓陈名商，小名叫做大喜哥，后来改口呼为大郎。年方二十四岁，且是生得一表人物，虽胜不得宋玉、潘安，也不在两人之下。这大郎也是父母双亡，凑了二三千金本钱，来走襄阳贩些米豆之类，每年常走一遍。他下处自在城外，偶然这日进城来，要到大市街汪朝奉典铺中问个家信。那典铺正在蒋家对门，因此经过。你道怎生打扮？头上带一顶苏样的百柱驢帽，身上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又恰好与蒋兴哥平昔穿着相像。三巧儿远远瞧见，只道是他丈夫回了，揭开帘子，定睛而看。陈大郎抬头，望见楼上一个年少的美妇人，目不转睛的，只道心上欢喜了他，也对着楼上丢个眼色。谁知两个都错认了。三巧儿见不是丈夫，羞得两颊通红，忙忙把窗儿拽转，跑在后楼，靠着床沿上坐地，兀自心头突突的跳一个不住。谁知陈大郎的一片精魂，早被妇人眼光摄上去了。回到下处，心心念念的放他不下，肚里想道：“家中妻子，虽是有些颜色，怎比得妇人一半！欲待通个情款，争奈无门可入。若得谋他一宿，就消花这些本钱，也不





枉为人在世。”叹了口气，忽然想起大市街东巷，有个卖珠子的薛婆，曾与他做过交易。这婆子能言快语，况且日逐串街走巷，那一家不认得，须是与他商议，定有道理。

这一夜翻来覆去，勉强过了。次日起个清早，只推有事，讨些凉水梳洗，取了一百两银子，两大锭金子，急急的跑进城来。这叫做：欲求生受用，须下死工夫。陈大郎进城，一径来到大市街东巷，去敲那薛婆的门。薛婆蓬着头，正在天井里拣珠子，听得敲门，一头收过珠包，一头问道：“是谁？”才听说出“徽州陈”三字，慌忙开门请进，道：“老身未曾梳洗，不敢为礼了。大官人起得好早！有何贵干？”陈大郎道：“特特而来，若迟时，怕不相遇。”薛婆道：“可是作成老身出脱些珍珠首饰么？”陈大郎道：“珠子也要买了，还有大买卖作成你。”薛婆道：“老身除了这一行货，其余都不熟惯。”陈大郎道：“这里可说得话么？”薛婆便把大门关上，请他到小阁儿坐着，问道：“大官人有何吩咐？”大郎见四下无人，便向衣袖里摸出银子，解开布包，摊在桌上，道：“这一百两白银，干娘收过了，方才敢说。”婆子不知高低，那里肯受。大郎道：“莫非嫌少？”慌忙又取出黄灿灿的两锭金子，也放在桌上，道：“这十两金子，一并奉纳。若干娘再不收时，便是故意推调了。今日是我来寻你，非是你来求我。只为这桩大买卖，不是老娘成不得，所以特地相求。便说做不成时，这金银你只管受用。终不然我又来取讨，日后再没相会的时节了？我陈商不是恁般小样的人！”

看官，你说从来做牙婆的那个不贪钱钞？见了这般黄白之物，如何不动火？薛婆当时满脸堆下笑来，便道：“大官人休得错怪，老身一生不曾要别人一厘一毫不明不白的钱财。今日既承大官人吩咐，老身权且留下，若是不能效劳，依旧奉纳。”

